

官家藏書



官家藏書



啓功題籤



華夏藏書大系

官家藏書

第伍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官家藏书/聂明主编—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2001. 4

(华夏藏书系列)

ISBN7-81056-518-4

I. 官… II. 聂… III. 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古代 IV. I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1488 号

书 名 官家藏书
主 编 聂 明
责任编辑 张 山
出 版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(地址：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电话： 68472815 68932218)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区华龙印刷厂印刷
开 本 850×1168 (毫米) 1/16
印 张 240 印张
字 数 3400 千字
印 数 1000 册
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7-81056-518-4/I·36
定 价 1660.00 元 (全六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华夏藏书

目 录

第二部 官家藏书

第五卷

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	(一)
蝴蝶缘	(五四一)

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

清 吴沃尧

第一回

楔子

上海地方，为商贾麋集之区。中外杂处，人烟稠密，轮船往来，百货输转。加以苏扬各地之烟花，亦都图上海富商大贾之多，一时买棹而来，环聚于四马路一带，高张艳帜，炫异争奇。那上等的，自有那一班王孙公子去问津；那下等的，也有那些逐臭之夫，垂涎着要尝鼎一脔。于是乎把六十年前的那片芦苇滩头，变做了中国第一个热闹的所在。

唉！繁华到极，便容易沦于虚浮。久而久之，凡在上海来来往往的人，开口便讲应酬，闭口也讲应酬。人生世上，这『应酬』两个字，本来是免不了的；争奈这些人所讲的应酬，与平常的应酬不同。所讲的不是嫖经，便是赌局，花天酒地，闹个不休，车水马龙，日无暇晷。还有那些本是手头空乏的，虽是一空着心儿，也要充作大老官模样，去逐队嬉游，好像除了征逐之外，别无正事似的。所以那『空心大老官』，居然成为上海的土产物。这还是小事。还有许多骗局、拐局、赌局，一切希奇

古怪，夢想不到的事，都在上海出現，于是乎又把六十年前民風淳朴的地方，變了個輕浮險詐的逋逃薮。

這些閑話，也不必提。內中單表一個少年人物。這少年也未詳其為何省何府人氏，亦不詳其姓名。到了上海，居住了十餘年。從前也跟著一班浮蕩子弟，逐隊嬉游。過了十餘年之後，少年的漸漸變做中年了，閱歷也多了；並且他在那嬉游隊中，很很的遇過幾次陰險奸惡的謀害，幾乎把性命都送斷了！他方才悟到上海不是好地方，嬉游不是正事業，一朝改了前非，回避從前那些交游，惟恐不迭，一心要離了上海，別尋安身之處；只是一時沒有機會，只得閉門韜晦。自家起了一個別號，叫做『死里逃生』，以志自家的悼痛。

一日，這死里逃生在傢里坐得悶了，想往外散步消遣，又恐怕在熱鬧地方，遇見那征逐朋友；思量不如往城里去逛逛，倒還清淨些。遂信步走到邑廟豫園，游玩一番，然後出城。正走到瓮城時，忽見一個漢子，衣衫襤褸，氣宇軒昂，站在那裡，手中拿着一本冊子，冊子上插着一枝標，圍了多少人在旁邊觀看。那漢子雖是昂然拿着冊子站着，却是不發一言。

死里逃生分開眾人，走進一步，向漢子問道：『這本書是賣的么？可容借我一看？』那漢子道：『這書要賣也可以，要不賣也可以。』死里逃生道：『此話怎講？』漢子道：『要賣便

要賣一萬兩銀子！』死里逃生道：『不賣呢？』那漢子道：『遇了知音的，就一文不要，雙手奉送與他！』死里逃生听了，覺得詫異。說道：『究竟是甚么書，可容一看？』那漢子道：『這書比那《太上感應篇》、《文昌陰騭文》、《觀音菩薩救苦經》，還好多呢！』說着，遞書過來。死里逃生接過來看時，只見書面上粘着一個窄窄的簽條兒，上面写着『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』。翻开第一頁看時，却是一個手抄的本子，篇首署着『九死一生筆記』六個字。不覺心中動了一動，想道：『我的別號，已是過于奇怪，不過有所感触，借此自表，不料还有人用这个名字，我与他可謂不謀而合了。』想罷，看了几条，又胡乱翻过两页，不觉心中有所感动，颜色变了一变。那汉子看见，便拱手道：『先生看了必有所领会，一定是个知音。这本书是我一个知己朋友做的。他如今有事到别处去了，临行时亲手将这书托我，叫我代觅一个知音的人，付托与他，请他传扬出去。我看先生看了两页，脸上便现了感动的颜色，一定是我这敝友的知音。我就把这书奉送，请先生设法代他传扬出去，比着世上那印送善书的功德还大呢。』说罢，深深一揖，扬长而去。一时围看的人，都一哄而散了。

死里逃生深为诧异，惘惘的袖了这本册子，回到家中。打开了从头至尾细细看去，只见里面所叙的事，千奇百怪，看得

又惊又怕。看得他身上冷一阵、热一阵，冷时便浑身发抖，热时便汗流浹背；不住的面红耳赤，意往神驰，身上不知怎样才好。掩了册子，慢慢的想其中滋味：从前我只道上海的地方不好，据此看来，竟是天地虽宽，几无容足之地了！但不知道九死一生是何等样人，可惜未曾向那汉子问个明白，否则也好去结识结识他，同他做个朋友，朝夕谈谈，还不知要长多少见识呢！

思前想后，不觉又感触起来，不知此茫茫大地，何处方可容身，一阵的心如死灰，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。只是这本册子，受了那汉子之托，要代他传播，当要想个法子，不负所托才好；纵使我自己办不到，也要转托别人，方是个道理。眼见得上海所交的一班朋友，是没有可靠的了；自家要代他付印，却又无力。想来想去，忽然想着横滨《新小说》，消流极广，何不将这册子寄到新小说社，请他另辟一门，附刊上去，岂不是代他传播了么？想定了主意，就将这本册子的记载，改做了小说体裁，剖作若干回；加了些评语；写一封信，另外将册子封好，写着『寄日本横滨市山下町百六十番新小说社』。走到虹口蓬路日本郵便局，买了邮税票粘上，交代明白，翻身就走。一直走到深山穷谷之中，绝无人烟之地，与木石居，与鹿豕游去了。

第二回

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

新小说社记者接到了死里逃生的手书及九死一生的笔记，展开看了一遍，不忍埋没了他，就将他逐期刊布出来。阅者须知：自此以后之文，便是九死一生的手笔与及死里逃生的批评了。

我是好好的一个人，生平并未遭过大风波、大险阻，又没有人出十万两银子的赏格来捉我，何以将自己好好的姓名来隐了，另外叫个甚么九死一生呢？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，回头想来，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：第一种是蛇虫鼠蚁；第二种是豺狼虎豹；第三种是魑魅魍魉。二十年之久，在此中过来，未曾被第一种所蚀，未曾被第二种所啖，未曾被第三种所攫，居然被我都避了过去，还不算是九死一生么！所以我这个名字，也是我自家的纪念。

记得我十五岁那年，我父亲从杭州商号里寄信回来，说是身上有病，叫我到杭州去。我母亲见我年纪小，不肯放心叫我

出門，我的心中，是急的了不得。迨后又连接了三封信，說病重了。我就在我母親跟前，再四央求，一定要到杭州去看看父親。我母親也是記挂着，然而究竟放心不下。忽然想起一個人來，這個人姓尤，表字云岫，本是我父親在家時最知己的朋友，我父親很幫過他忙的，想着托他伴我出門，一定是千穩萬當。于是叫我親身去拜訪云岫，請他到家，當面商量。承他盛情，一口應允了。收拾好行李，別過了母親，上了輪船，先到上海。那時還沒有內河小火輪呢，就趁了航船，足足走了三天，方到杭州。兩人一路問到我父親的店里，那知我父親已經先一個時辰咽了气了。一場痛苦，自不必言。

那時店中有一位當手，姓張，表字鼎臣。他待我哭過一場，然後拉我到一間房內，問我道：『你父親已是沒了，你胸中有什么主意呢？』我說：『世伯，我是小孩子，沒有主意的；況且遭了這場大事，方寸已亂了，如何還有主意呢。』張道：『同你來的那位尤公，是世好么？』我說：『是，我父親同他是相好。』張道：『如今你父親是沒了，這件後事，我一个人担負不起，總要有个人商量方好。你年紀又輕，那姓尤的，我恐怕他靠不住。』我說：『世伯何以知道他靠不住呢？』張道：『我雖不懂得風鑑，却是閱歷多了，有点看得出来。你想还有什么人可靠的呢？』我說：『有一位家伯，他在南京候補，可以打个电

報請他來一趟。』張搖頭道：『不妙，不妙！你父親在時最怕他，他來了就羅唆的了不得，雖是你們骨肉至親，我却不敢与他共事。』我心中此時暗暗打主意，這張鼎臣雖是父親的相好，究竟我从前未曾見過他，未知他平日為人如何。想來伯父总是自己人，豈有辦大事不請自家人，反靠外人之理。想罷，便道：『請世伯一定打个电報給家伯罷。』張道：『既如此，我就照辦就是了。然而有一句話，不能不对你說明白：你父親臨終時，交代我說，如果你趕不來，抑或你母親不放心，不叫你來，便叫我将後事料理停當，搬他回去，并不曾提到你伯父呢。』我說：『此時只怕是我父親病中偶然忘了，故未說起，也未可知。』張叹了一口气，便起身出來了。

到了晚間，我在灵床旁边守着。夜深人靜的時候，那尤云岫走來，悄悄問道：『今日張鼎臣同你說些甚么？』我說：『并未說甚么，——他向我討主意，我說沒有主意。』尤頓足道：『你叫他同我商量呀！他是个素不相識的人，你父親沒了，又没有見着面，說着一句半句話兒，知道他靠得住不呢？好歹我來監督着他。以後他再問你，你必要叫他同我商量。』說着，去了。

過了兩日，大殮過後，我在父親房內，找出一個小小皮箱。打開看時，里面有百十來塊洋錢，想來這是自家零用，不在店

帐内的。母亲在家寒苦，何不先将这笔钱，先寄回去母亲使用呢？而且家中也要设灵挂孝，在在都是要用钱的。想罢，便出来与云岫商量。云岫道：『正该如此。这里信局不便，你交给我，等我同你带到上海，托人带回去罢，上海来往人多呢。』我问道：『应该寄多少呢？』尤道：『自然是愈多愈好呀。』我入房点了一点，统共一百三十二元，便拿出来交给他。他即日就动身到上海，与我寄银子去了。——可是这一去，他便在上海耽搁住，再也不回杭州。

又过了十多天，我的伯父来了，哭了一场。我上前见过。他便叫带来的底下人，取出烟具吸鸦片烟。张鼎臣又拉我到他的房里问道：『你父亲是没了，这一家店，想来也不能再开了；若把一切货物盘顶与别人，连收回各种帐目，除去此次开销，大约还有万金之谱。可要告诉你伯父吗？』我说：『自然要告诉的，难道好瞒伯父吗？』张又叹口气，走了出来，同我伯父说些闲话。

那时我因为刻讣帖的人来了，就同那刻字人说话。我伯父看见了，便立起来问道：『这讣帖底稿，是那个起的呢？』我说道：『就是侄儿起的。』我的伯父拿起来一看，对着张鼎臣说道：『这才是吾家千里驹呢！这讣闻居然是大大方方的，期、功、缙麻，一点也没有弄错。』鼎臣看着我，笑了一笑，并不回

言。伯父又指着讣帖当中一句问我道：『你父亲今年四十五岁，自然应该作「享寿四十五岁」，为甚你却写做「春秋四十五岁」呢？』我说道：『四十五岁，只怕不便写作「享寿」，有人用的是「享年」两个字，侄儿想去，年是说不着享的。若说那「得年」「存年」，这又是长辈出面的口气。侄儿从前看见古时的墓志碑铭，多有用「春秋」两个字的，所以借来用用，倒觉得拢统些，又大方。』伯父回过脸来，对鼎臣道：『这小小年纪，难得他这等留心呢。』说着，又躺下去吃烟。

鼎臣便说起盘店的话。我伯父把烟枪一丢，说道：『着，着！盘出些现银来，交给我代他带回去，好歹在家乡也可以创个事业呀。』商量停当，次日张鼎臣便将这话传将出来，就有人来问。一面张罗开吊。过了一个多月，事情都停妥了，便扶了灵柩，先到上海。只有张鼎臣因为盘店的事，未曾结算清楚，还留在杭州，约定在上海等他。我们到了上海，住在长发栈，寻着了云岫。等了几天，鼎臣来了，把帐目、银钱都交代出来，总共有八千两银子，还有十条十两重的赤金。我一总接过来，交与伯父。伯父收过了，谢了鼎臣一百两银子。过了两天，鼎臣去了。临去时，执着我的手，嘱咐我回去好好的守制读礼，一切事情，不可轻易信人。我唯唯的应了。

此时我急着要回去。争奈伯父说在上海有事，今天有人

請吃酒，明天有人請看戲，连云岫也同在一處，足足耽擱了四個月。到了年底，方才扶着靈柩，趁了輪船回家鄉去，即時擇日安葬。過了殘冬，新年初四五日，我伯父便動身回南京去了。

我母子二人，在家中過了半年。原來我母親將銀子一齐都交給伯父帶到上海，存放在妥當錢庄里生息去了，我一向未知；到了此時，我母親方才告訴我，叫我寫信去支取利息，寫了好幾封信，却只沒有回音。我又問起托云岫寄回來的錢，原來一文也未曾接到。此事怪我不好，回來時未曾先問個明白，如今過了半年，方才說起，大是誤事。急急走去尋着云岫，問他緣故。他漲紅了臉說道：『那時我一到上海，就交給信局寄來的，不信，還有信局收條為凭呢。』說罷，就在帳箱里、護書里亂翻一陣，却翻不出來。又對我說道：『怎么你去年回來時不查一查呢？只怕是你母親收到了用完了，忘記了罷。』我道：『家母年紀又不很大，那里會善忘到这么着。』云岫道：『那么我不曉得了。這件事幸而碰着我，如果碰到別人，還要罵你撒賴呢！』我想想這件事本來沒有凭據，不便多說，只得回來告訴了母親，把這事擱起。

我母親道：『別的事情且不必說，只是此刻沒有錢用。你父親剩下的五千銀子，都叫你伯父帶到上海去了，屢次寫信去

取利錢，却連回信也沒有。我想你已经出過一回門，今年又長了一岁了，好歹你亲自到南京走一遭，取了存折，支了利錢寄回來。你在外面，也覷个机会，谋个事，终不能一辈子在家里坐着吃呀。』

我听了母亲的话，便凑了些盘缠，附了轮船，先到了上海。入栈歇了一天，拟坐了长江轮船，往南京去。这个轮船，叫做元和，当下晚上一点钟开行，次日到了江阴，夜来又过了镇江。一路上在舱外看江景山景，看的倦了，在镇江开行之后，我见天阴月黑，没有甚么好看，便回到房里去睡觉。

睡到半夜时，忽然隔壁房内，人声鼎沸起来，把我闹醒了。急忙出来看时，只见围了一大堆人，在那里吵。内中有一个广东人，在那里指手画脚说话。我便走上一歩，请问甚事。他说这房里的搭客，偷了他的东西。我看那房里时，却有三副铺盖。我又问：『是那一个偷东西呢？』广东人指着一个道：『就是他！』我看那人时，身上穿的是湖色熟罗长衫，铁线纱夹马褂。生得圆圆的一团白面，唇上还留着两撇八字胡子，鼻上戴着一副玳瑁边墨晶眼镜。我心中暗想，这等人如何会偷东西，莫非错疑了人么？心中正这么想着，一时船上买办来了，帐房的人也到了。

那买办问那广东人道：『捉贼捉脏呀，你捉着脏没有

呢？『那广东人道：『脏是没有，然而我知道一定是他。纵使不见他亲手偷的，他也是个贼伙，我只问他要东西。』买办道：『这又奇了，有甚么凭据呢？』此时那个人嘴里打着湖南话，在那里『王八崽子』的乱骂。我细看他的行李，除了衣箱之外，还有一个大帽盒，都粘着『江苏即补县正堂』的封条；板壁上挂着一个帖袋，插着一个紫花印的文书壳子。还有两个人，都穿的是蓝布长衫，像是个底下人光景。我想这明明是个官场中人，如何会做贼呢？这广东人太胡闹了。

只听那广东人又对众人说道：『我不说明白，你们众人一定说我嫌疑了人了，且等我说出来，大众听听呀。我父子两人同来，我住的房舱，是在外面，房门口对着江面的。我们已经睡了，忽听得我儿子叫了一声有贼。我一咕噜爬起来看时，两件熟罗长衫没了；衣箱面上摆的一个小闹钟也不见了；衣箱的锁也几乎撬开了。我便追出来，转个弯要进里面，便见这个人在当路站着……』买办抢着说道：『当路站着，如何便可说他做贼呢？』广东人道：『他不做贼，他在那里代做贼的望风呢。』买办道：『晚上睡不着，出去望望也是常事，怎么便说他望风？』广东人冷笑道：『出去望望，我也知道是常事。但是今夜天阴月黑，已经是看不见东西的了。他为甚还戴着墨晶眼镜？试问他看得见甚么东西？这不是明明在那里装模做样

么？』

我听到这里，暗想这广东人好机警，他若做了侦探，一定是好的。只见那广东人又对那人说道：『说着了你没有？好了，还我东西便罢；不然，就让我在你房里搜一搜！』那人怒道：『我是奉了上海道的公事，到南京见制台的，房里多是要紧文书物件，你敢乱动么！』广东人回过头来对买办道：『得罪了客人，是我的事，与你无干。』又走上一歩对那人道：『你让我搜么？』那人大怒，回头叫两个底下人道：『你们怎么都同木头一样，还不给我撵这王八蛋出去！』那两个人便来推那广东人，那里推得他动，却被他又走上一歩，把那人一推推了进去。广东人弯下腰来去搜东西。此时看的人，都代那广东人捏着一把汗，万一搜不出赃证来，他是个官，不知要怎么样办呢。

只见那广东人，伸手在他床底下一搜，拉出一个网篮来，七横八竖的放着十七八杆鸦片烟枪，八九枝铜水烟筒。众人一见，一齐乱嚷起来。这个说：『那一枝烟筒是我的。』那个说：『那根烟枪是我的。』今日害我吞了半天的烟泡呢。』又一个说道：『那一双新鞋是我的。』……一霎时都认了去。细看时，我所用的，一枝烟筒，也在里面，也不曾留心，不知几时偷去了。此时那人却是目瞪口呆，一言不发。当下买办便沉下

脸来，叫茶房来把他看管着。要了他的钥匙，开他的衣箱检搜。只見里面单的夹的，男女衣服不少；还有两枝银水烟筒，一个金豆蔻盒，这是上海馆人用的东西，一定是赃物无疑。

搜了半天，却不见那广东人的东西。广东人便喝着问道：『我的长衫放在那里了？』那人到了此时，真是无可奈何。便说道：『你的东西不是我偷的。』广东人伸出手来，狠狠的打了他一个巴掌道：『我只问你要！』那人没法，便道：『你要东西跟我来。』此时茶房已经将他双手反绑了。众人就跟着他去。只見他走到散舱里面，在一个床铺旁边，嘴里叽叽咕咕的说了两句听不懂的话。便有一个人在被窝里钻出来，两个人又叽叽咕咕着问答了几句，都是听不懂的。那人便对广东人说道：『你的东西在舱面呢，我带你去取罢。』买办便叫把散舱里的那个人也绑了。大家都跟着到舱面去看新闻。只見那人走到一堆篷布旁边，站定说道：『东西在这个里面。』广东人揭开一看，果然两件长衫堆在一处，那小钟还在那里的得的得走着呢。到了此时，我方才佩服那广东人的眼明手快，机警非常。

自回房去睡觉。想着这个人扮了官去做贼，却是异想天开，只是未免玷辱了官场了。我初次单人匹马的出门，就遇了这等事，以后见了萍水相逢的人，倒要留心呢。一面想着，不

觉睡去。到了明日，船到南京，我便上岸去，昨夜那几个贼如何送官究治，我也不及去打听了。

上得岸时，便去访寻我伯父。寻到公馆，说是出差去了。我要把行李拿进去，门上的底下人不肯，说是要回过太太方可。说着，里面去了。半晌出来说道：『太太说：侄少爷来到，本该要好好的招呼；因为老爷今日出门，系奉差下乡查办案件，约两三天才得回来，太太又向来没有见过少爷的面，请少爷先到客栈住下，等老爷回来时，再请少爷来罢。』我听了一番话，不觉呆了半天。没奈何，只得搬到客栈里去住下，等我伯父回来再说。只这一等，有分教：

家庭违骨肉，车笠遇天涯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文再记。

第三回

走穷途忽遇良朋 谈仕路初闻怪状

却说我搬到客栈里住了两天，然后到伯父公馆里去打听，说还没有回来。我只得耐心再等，一连打听了几次，却只不见

回来。我要请见伯母，他又不肯见。此时我已经住了十多天，带来的盘缠，本来没有多少，此时看看要用完了，心焦的了不得。这一天我又去打听了，失望回来。在路上的一面走，一面盘算着：倘是过几天还不回来，我这里莫说回家的盘缠没有，就是客栈的房饭钱，也还不晓得在那里呢！

正在那里纳闷，忽听得一个人提着我的名字叫我。我不觉纳闷道：『我初到此地，并不曾认得一个人。这是那一个呢？』抬头看时，却是一个十分面熟的人，只想不出他的姓名，不觉呆了一呆。那人道：『你怎么跑到这里来？连我都不认得了么？你读的书怎样了？』我听了这几句话，方才猛然想起，这个人是我同窗的学友，姓吴，名景曾，表字继之。他比我长了十年，我同他同窗的时候，我只有八九岁，他是个大学生，同了四五年窗，一向读书，多承他提点我。前几年他中了进士，榜下用了知县，掣签掣了江宁。我一向未曾想着南京有这么一个朋友，此时见了，犹如婴儿见了慈母一般。上前见个礼，便要拉他到客栈里去。继之道：『我的公馆就在前面，到我那里去罢。』说着，拉了我同去。

果然不过一箭之地，就到了他的公馆。于是同到书房坐下。我就把去年至今的事情，一一的告诉了他。说到我伯父出差去了，伯母不肯见我，所以住在客栈的话。继之愕然道：

『那一位是你令伯？是甚么班呢？』我告诉了他官名，道：『是个同知班。』继之道：『哦！是他！他的号是叫子仁的，是吗？』我说：『是。』继之道：『我也有点认得他，同过两回席；一向只知是一位同乡，却不知道就是令伯。他前几天不错是出差去了，然而我好像听见说是回来了呀。还有一层，你的令伯母，为甚又不见你呢？』我说：『这个连我也不晓得是甚么意思，或者因为向来未曾见过，也未可知。』继之道：『这又奇了，你们自己一家人，为甚没有见过？』我道：『家伯是在北京长大的，在北京成的家。家伯虽是回过几次家乡，却都没有带家眷；我又是今番头一次到南京来，所以没有见过。』继之道：『哦！是了。怪不得我说他是同乡，他的家乡话却说得不像的很呢，这也难怪。然而你年纪太轻，一个人住在客栈里，不是个事，搬到我这里来罢。我同你从小儿就在一起的，不要客气，我也不许你客气。你把房门钥匙交给了我罢，搬行李去。』

我本来正愁这房饭钱无着，听了这话，自是欢喜。谦让了两句，便将钥匙递给他。继之道：『有欠过房饭钱么？』我说：『栈里是五天一算的，上前天才算结了，到今天不过欠得三天。』继之便叫了家人进来，叫他去搬行李，给了一元洋银，叫他算还三天的钱，又问了我住第几号房，那家人去了。我一

想，既然住在此處，總要見過他的內眷，方得便當。一想罷，便道：『承大哥過愛，下榻在此，理當要請見大嫂才是。』繼之也不客气，就領了我到上房去，請出他夫人李氏來相見。繼之告訴了來歷。這李氏人甚和藹，一見了我便道：『你同你大哥同亲兄弟一般，須知住在这里，便是一家人，早晚要茶要水，只管叫人，不要客气。』此時我也沒有甚么話好回答，只答了兩個『是』字。坐了一会，仍到書房里去。家人已取了行李來，繼之就叫在書房里設一張榻床，开了被褥。又問了些家乡近事。从这天起，我就住在繼之的公館里，有说有笑，免了那孤身作客的苦況了。

到了第二天，繼之一早就上衙門去。到了向午時候，方才回來一同吃飯。飯罷，我又要去打听伯父回來沒有，繼之道：『你且慢忙着，只要在藩台衙門里一問就知道的。我今日本來要打算同你打听，因在官厅上面，谈一桩野鸡道台的新闻，谈了半天，就忘记了。明日我同你打听來罷。』我听了这话，就止住了，因问起野鸡道台的话。繼之道：『说来话长呢。你先要懂得『野鸡』两个字，才可以讲得。』我道：『就因为不懂，才请教呀。』繼之道：『有一种流氓，上海人叫做野鸡。』我诧异道：『这么说，是流氓做了道台了？』繼之笑道：『不是，不是。你听我说：有一个绍兴人，姓名也不必去提他了，总而言之，是

一个绍兴的『土老儿』就是。这土老儿在家里住得厌烦了，到上海去谋事。恰好他有个亲眷，在上海南市那边，开了个大钱庄，看见他老实，就用了他做个跑街。……』我不懂得跑街是个甚么职役，先要问明。繼之道：『跑街是到外面收帐的意思，有时到外面打听行情，送送单子，也是他的事。这土老儿做了一年多，倒还安分。一天不知听了甚么人说起『打野鸡』的好处，……』我听了，又不明白道：『甚么打野鸡？可是打那流氓么？』繼之道：『去嫖流氓，就叫打野鸡。这土老儿听得心动，那一天带了几块洋钱，走到了四马路野鸡最多的地方，叫做甚么会香里，在一家门首，看见一个『黄鱼』。……』我听了，又是一呆道：『甚么叫做黄鱼？』繼之道：『这是我说错南京的土谈了，这里南京人，叫大脚妓女做黄鱼。』我笑道：『又是野鸡，又是黄鱼，倒是两件好吃的东西。』

繼之道：『你且慢说笑着，还有好笑的呢。当下土老儿同他兜搭起来，这黄鱼就招呼了进去。问起名字，原来这个黄鱼叫做桂花，说的一口北京话。这土老儿化了几块洋钱，就住了一夜。到了次日早晨要走，桂花送到门口，叫他晚上来。这个本来是妓女应酬嫖客的口头禅，并不是一定要叫他来的；谁知他土头土脑的，信是一句实话，到了晚上，果然走去，无聊无赖的坐了一会就走了。临走的时候，桂花又随口说道：『明天

来。他到了明天，果然又去了，又装了一个「干湿」。……」我正在听得高兴，忽然听见「装干湿」三个字，又是不懂。继之道：「化一块洋钱去坐坐，妓家拿出一碟子水果，一碟子瓜子来敬客，这就叫做装干湿。当下土老儿坐了一会，又要走了，桂花又约他明天来。他到了明天，果然又去了。桂花留他住下，他就化了两块洋钱，又住了一夜。到天明起来，桂花问他要一个金戒指。他连说：「有有有，可是要过两三天呢。」过了三天，果然拿一个金戒指去，当下桂花盘问他在上海做甚么生意，他也不隐瞒，一一的照直说了。问他一月有多少工钱，他说：「六块洋钱。」桂花道：「这么说，我的一个戒指，要去了你半年工钱呀！」他说：「不要紧，我同帐房先生商量，先借了年底下的花红银子来兑的。」问他一年分多少花红，他说：「说不定的，生意好的年分，可以分六七十元；生意不好，也有二三十元。」桂花沉吟了半晌道：「这么说，你一年不过一百多元的进帐？」他说：「做生意人，不过如此。」桂花道：「你为甚么不做官呢？」土老儿笑道：「那做官的是要有官运的呀！我们乡下人，那里有那种好运气！」桂花道：「你有老婆没有？」土老儿叹道：「老婆是有一个的，可惜我的命硬，前两年把他克死了。又没有一男半女，真是可怜！」桂花道：「真的么？」土老儿道：「自然是真的，我骗你作甚！」桂花道：「我劝你还是去

做官。」土老儿道：「我只望东家加我点工钱，已经是大运气了，那里还敢望做官！况且做官是要拿钱去捐的，听见说捐一个小老爷，还要好几百银子呢！」桂花道：「要做官顶小也要捐个道台，那小老爷做他作甚么！」土老儿吐舌道：「道台！那还不晓得是个甚么行情呢！」桂花道：「我要你依我一件事，包有个道台给你做。」土老儿道：「莫说这种笑话，不要折煞我。若说依你的事，你且说出来，依得的无有不依。」桂花道：「只要你娶了我做填房，不许再娶别人。」土老儿笑道：「好便好，只是我娶你不起呀，不知道你要多少身价呢！」桂花道：「呸！我是自己的身子，没有甚么人管我，我要嫁谁就嫁谁，还说甚么身价呀！你当是买鸭头么？」土老儿道：「这么说，你要嫁我，我就发个咒不要别人。」桂花道：「认真的么？」土老儿道：「自然是认真的，我们乡下人从来不会撒谎。」桂花立刻叫人把门外的招牌除去了，把大门关上，从此改做住家人家。又交代用人，从此叫那土老儿做老爷，叫自己做太太。两个人商量了一夜。到了次日，桂花叫土老儿去钱庄里辞了职役。土老儿果然依了他的话。但回头一想，恐怕这件事不妥当，到后来要再谋这么一件事就难了。于是打了一个主意，去见东家，先撒一个谎说：「家里有要紧事，要请个假回去一趟，顶多两三个月就来的。」东家准了。这是他的意思，万一不妥

当,还想后来好回去仍就这件事。于是取了铺盖,直跑到会香里,同桂花住了几天。桂花带了土老儿到京城里去,居然同他捐了一个二品顶戴的道台,还捐了一枝花翎,办了引见,指省江苏。在京的时候,土老儿终日没事,只在家里闷坐。桂花却在外面坐了车子,跑来跑去,土老儿也不敢问他做甚么事。等了多少日子,方才出京,走到苏州去禀到。桂花却拿出一封某王爷的信,叫他交与抚台。抚台见他土形土状的,又有某王爷的信,叫好好的照应他。这抚台是个极圆通的人,虽然疑心他,却不肯去盘问他。因对他说道:「苏州差事甚少,不如江宁那边多,老兄不如到江宁那边去,分苏分宁是一样的。兄弟这里只管留心着,有甚差事出了,再来关照罢。」土老儿辞了出来,将这话告诉了桂花。桂花道:「那么咱们就到南京去,好在我都有预备的。」于是乎两个人又来到南京,见制台也递了一封某王爷的信。制台年纪大了,见属员是糊里糊涂的,不大理会。只想既然是有了阔阔的八行书,过两天就好好想想个法子安置他就是了。不料他去见藩台,照样递上一封某王的书。——这个藩台是旗人,同某王有点姻亲,所以他求了这信来。——藩台见了人,接了信,看看他不像样子,莫说别的,叫他开个履历,也开不出来,就是行动、拜跪、拱揖,没有一样不是碍眼的。就回明了制台,且慢着给他差事,自己打个电报到

京里去问,却没有回电;到如今半个多月了,前两天才来了一封墨信,回得详细细细的。原来这桂花是某王府里奶妈的一个女儿,从小在王府里面充当鸦头。母女两个,手上积了不少的钱,要想把女儿嫁一个阔阔的阔老,只因他在那阔地方走动了,眼眶子看得大了,当鸦头的不过配一个奴才小子,实在不愿意;然而在京里的阔老,那个肯娶一个鸦头?因此母女两个商量,定了这个计策:叫女儿到南边来拣一个女婿,代他捐上功名,求两封信出来谋差事。不料拣了这么一个土货!虽是他外母代他连恳求带朦混的求出信来,他却不争气,误尽了事!前日藩台接了这信,便回过制台,叫他自己请假回去,免得奏参,保全他的功名。这桂花虽是一场没趣,却也弄出一个诰封夫人的二品命妇了。只这便是野鸡道台的历史了,你说奇不奇呢?」

我听了席话,心中暗想,原来天下有这等奇事,我一向坐在家里,那里得知。又想起在船上遇见那扮官做贼的人,正要告诉继之。只听继之又道:「这个不过是桂花拣错了人,闹到这般结果。那桂花是个当鸦头的,又当过姨子的,他还想着做命妇,已经好笑了。还有一个情愿拿命妇去做姨子的,岂不更是好笑么?」我听了,更觉得诧异,急问是怎样情节。继之道:「这是前两年的事了,前两年制台得了个心神仿佛的病。

年轻时候，本来是好色的，到如今偌大年纪，他那十七八岁的姨太太，还有六七房，那通房的鸦头，还不在于内呢。他这好色的名出了，就有人想拿这个巴结他。他病了的时候，有一个年轻的候补道，自己陈说懂得医道。制台就叫他诊脉。他诊了半晌说：「大帅这个病，卑职不能医，不敢胡乱开方。卑职内人怕可以医得。」制台道：「原来尊夫人懂得医理，明日就请来看看吧。」到了明日，他的那位夫人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来了。诊了脉，说是：「这个病不必吃药，只用按摩之法，就可以痊愈。」制台问那里有懂得按摩的人。妇人低声道：「妾颇懂得。」制台就叫他按摩。他又说他的按摩与别人不同，要屏绝闲人，炷起一炉好香，还要念甚么咒语，然后按摩。所以除了病人与治病的人，不许有第三个人在旁。制台信了他的话，把左右使女及姨太太们都叫了出去。有两位姨太太动了疑心，走出来在板壁缝里偷看，忽看出不好看的事情来，大喝一声，走将进去，拿起门闩就打。一时惊动了众多姨太太，也有拿门闩的，也有拿木棒的，一拥上前围住乱打。这一位夫人吓得走头无路，跪在地下抱住制台叫救命。制台喝住众人，叫送他出去。这位夫人出得房门时，众人还跟在后面赶着打，一直打到二门，还叫粗使仆妇，打到辕门外面去。可怜他花枝招展的来，披头散发的去。这事一时传遍了南京城。你说可笑不可笑呢？」

笑呢？」

我道：「那么说，这位候补道，想来也没有脸再住在这里了？」继之道：「哼！你说他没有脸住这里么？他还得意得很呢！」我诧异道：「这还有甚么得意之处呢？」继之不慌不忙的说出他的得意之处来。正是：

不怕头巾染绿，须知顶戴将红。

要知继之说出甚么话来，且待下文再记。

第四回

吴继之正言规好友 苟观察致敬送嘉宾

却说我追问继之：「那一个候补道，他的夫人受了这场大辱，还有甚么得意？」继之道：「得意呢！不到十来天工夫，他便接连着奉了两个札子，委了筹防局的提调与及山货局的会办了。去年还同他开上一个保举。他本来只是个盐运司衙，这一个保举，他就得了个二品顶戴了。你说不是得意了吗？」我听了此话，不觉呆了一呆道：「那么说，那一位总督大帅，竟是被那一位夫人……」我说到此处，以下还没有说出来，继之